

(三) 心高命薄夢成幻

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附中我們班上還有一位叫朱素珍的同學。她有一個瓜子臉，皮膚白裏透紅，人瘦高瘦高，非常秀麗，她是和一位教地理的苗老師一起從淪陷區逃出來的。逃出來時，爲了方便，她就女扮男裝，把一頭秀髮剪成西裝分頭。穿男人的裝褲、和長袍，到了學校以後，她仍然是男人裝束。當她頭髮掉到額頭來時，她用頭或手那麼一甩，將頭髮甩到後面去的那個動作，簡直跟男人一模一樣。學校自從男同學鬧風潮後，從男女同班改成男女分班，又由男女分班改成男女分校。把男同學全遷走了，班上的女同學，對這位女扮男裝的朱素珍，都有一份特異的新鮮感覺。由於朱素珍是苗老師帶着逃出來的，她和苗老師也特別親近。她有什麼問題，總是去找苗老師解決。苗老師蓄着一頭半長不短的頭髮，那一張光光的長臉上，一臉的青春痘。個子中等，總穿一件安藍長衫。說一口河南話，土腔土調

的。不過他很會說話，在我們的心目中，他像是一個博學而且萬能的人。班上另有一位女同學叫王洪勤的，她有一頭天生的蓬鬆鬚髮，配着她那個不算很美的小臉蛋，倒覺非常逗人愛。可是她自從和朱素珍接近後，就把她那頭美麗的秀髮剪成了短短的西裝頭。和朱素珍兩人同出同進，也一同去苗老師的宿舍。她之把那頭秀髮剪去，究竟是爲了朱素珍？抑是爲了苗老師？就不得而知。不過，她的逗人可愛處，說實在話，全靠那一頭秀髮，一旦把頭髮剪去，就覺得嫌單，臉顯腫，嘴也太鼓。加上她是個小個兒，光聲音，就變成男不男，女不女，昔日的可愛之處全沒有了。

初三那年，苗老師沒有再在我們學校教書，朱素珍也轉學了，王洪勤也沒有再來學校讀書。但是在我高一那一年，有同學在暑假回家時，在合江縣碰見朱素珍，說她抱着一個孩子，站在屋門前，據說她和苗老師結婚了。我簡直想像不出朱素珍抱着孩子的一幅鏡頭，總覺得那是不可思議

的。至於王洪勤，以後就再沒有她的消息。

另有一位江桂芬同學，是抗戰前我在鎮江師範附中的同學，她是和一位小學老師文金揚一同逃出來的。文金揚在白沙淪女師教書，他們每個禮拜就要見面一次，江桂芬要比我大兩三歲，很懂事，很會做人，她一直像大姐那樣照顧我，也容忍我的壞脾氣。她喜歡文學，喜歡做詩填詞，重感情。我們大家都知道她和文金揚要好，我們大家都相信：文金揚在等她，等她高中畢業，或者等她大學畢業。這好像已經成了定局。但是，夜長夢多，三年以後，江桂芬卻發現文金揚與一個鄉村女子同居生了小孩。他並不真愛那個女孩，他只是覺得與其等那遙不可期的江桂芬，不如抓住手邊黏着他的。江桂芬爲此生了一場大病，這個詩情畫意的女孩，從此多災多難得了肺病，抗戰勝利復員歸家後，一直在家養病。……

在中學的五年中，不知發生過多少事情。而班上的同學，從初二到高三，像篩子裏的米，一

本文作者吳崇蘭女士早年的照相。



師生情誼舊遊如夢

心高命薄夢成幻

(三)

彩虹夢第二章

· 吳崇蘭 ·

面淘汰，一面又加進新的。到高三的時候，依然有二十多位同學。可是，從初二一同升到高三的，已是寥寥可數，總共不滿十人。

被淘汰出去的同鄉，大多數都結了婚。可是，不管是淘汰出去的同鄉或是在校讀書的同鄉，她們都曾收到過男同學的追求信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羅曼史。只有我是無人問津的一個。

我們的中學校，改過不知多少校名，一度是國立十七中女生部，國立十七中的男生住在一個廟裏。這些廟裏的和尙，自會找到女生部的名單。另外，附近有一個大學先修班，大學先修班的男同學也會找上門來。我一直是個醜小鴨，不起眼，也不引人注意。在班上，我的脾氣是最壞的一個，但我爽直，真誠，功課不錯，所以人緣倒是很好的。只是與羅曼蒂克的事情始終無緣。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，不作那非份之想。

高三快畢業的那年，一位同鄉開玩笑似的說要給我做媒，可是我自己功課好，不考大學，可以有由學校保送國立女師學院的資格。要考大學，不只是老師認為有如探囊取物，我自己也很有信心。當然我不肯放下書不念去結婚。那位同鄉聽說我還要繼續念書，就不再提做媒的事了。

另有一位同鄉江東山先生，是姐夫離開重慶時托其照顧我的姐夫的朋友，他曾經為我的入學讀書，幫過很多忙。我們一直通信，信上，他稱我女士，我稱他先生。一直保持着一段距離。高三那年，他要改口稱我為鄉妹，我任他改口，自己仍稱他先生。但他寄錢給我時，我把他寄的錢退了回去。他是一位有婦之夫，妻子在淪陷區

裏沒有出來，我對他給我的許多幫忙，和這份情意，非常感謝，但是我覺得必須保持距離。錢退回去以後，他就不再給我來信。後來我高三畢業，到了重慶，曾對他作禮貌上的拜訪。那時他已有了一位女友，是他的學生。他邀她出來介紹和我認識，並請我吃了一頓簡單的飯，我們就這樣不落痕跡的分手了。

### 殘破家書偶然的緣

我的大哥崇毅，自從武昌分手後，因武漢失守而逃難到越南，當法文翻譯，他給我的一封信，不知怎麼被郵差送到國立十七中男生部去了。當時的學生，都是流離在外逃難的學生。家書固不啻抵萬金，就是朋友的信，也是視為非常珍貴的。學校裏來了信，普通掛號信都是交在訓導處，由訓導處轉發。普通平信則放在教員辦公室門口的信插裏，由各班的學生自己去拿。所以每到信來的時間，同學們便像潮水般湧在信插前面搶信。我哥哥給我的那封信，由於是無主之信，又由於我那女性化的名字，便引起和尙們的好奇心。把信拆開，一個一個輪流閱讀。可惜那不是一封情書，而是一封家書。所以他們也就看得沒有勁，把它丟掉了。只有一位叫徐大鵬的有心人，他覺得把別人家書丟掉實在不應該，便把那信檢起來，另外裝了一個信封，又附了一封信，說明原委，把信給我轉了來。收到那封轉來的破殘家書，我心中感激無盡。決定寫一封簡單謝函。

我們那時候，年紀輕，又是女學生，又是流亡在外面的孩子，感情特別豐富。加上教我們國文的幾位女老師給我們的影響，班上幾乎每個人

都喜歡文學。我們的作文，有指定題目的，有自由創作的，自由創作有小說、有話劇，大部分同學寫出來的東西，都是可圈可點。就是我們寫信吧！不論長短，也都是熱情洋溢，文句清新，可以圈點。寫封謝函不是困難的事，不過這是一位陌生的男同學，所以我就請一向有外交家之稱的黃蘇萊同學做參謀，問她是否需要寫這封謝函？黃蘇萊也認為這是人情之常，理所當然。所以我就寫了一封很簡單的回信，向徐大鵬致謝。

信去不久，徐大鵬又來了信：他信上詳細的介紹他自己，又說了些仰慕的話，他又聽說我們學校即將舉行成績展覽會，那時我們學校已正名為國立女師學院附中，正在籌備一次盛大的成績展覽會。徐大鵬說：屆時他要穿黑白條子的運動衫，白色的長褲前來。……

這封信，分明是希望那天我能去認他。這一下子，我可着了慌，連忙又去找黃蘇萊作參謀。黃蘇萊看完徐大鵬洋洋灑灑的長信，立刻就在班上喊起來：

「小鷄子的男朋友要來看她了！」

學校裏，我們班上幾乎每個人都有綽號。我的綽號是「三隻腳的小鷄子」，這是由於我在高興時，總會情不自禁的跳起來。有一次，英文書上有一個問句：「這是一隻三隻腳的小鷄子嗎？」正好英文老師把這個問句問到我，引起全班的譁笑，這樣我就得了這個綽號。先是英文的，後是中文的，最後又簡化為「小鷄子」。這個名字在學校裏被同學們整整喊了三年有餘。黃蘇萊把這個秘密公開宣佈以後，大家就等着要看徐大鵬

(三) 幻成夢薄命高心

這人。我的心裏則日夜不安。

成績展覽會的那天，我們高三的同學大部分都有任務，可是我因徐大鵬的來，弄得不敢公開露面。任務也請別的同學代替。學校裏，人山人海，熱鬧得如同趕場集市。我卻一個人孤零零的躲在宿舍裏。

「小鷄子，徐大鵬已經來了。」

一會兒，黃蘇萊與沖沖的前來向我報信。她這個參謀，可比我這個當事人還起勁。事實上，正因為她只是一個局外人，她倒是覺得自自然然的無所謂了。

「見鬼！你就知道得那麼多！」我心裏想：黃蘇萊多半是來騙我的。參觀的人那麼多，她未必真就一眼認出了？多半她知道我害怕，便故意拿這話來嚇我。

「真的！我不騙你。我在簽名綉上看到他的名字。他把他的名字寫得那麼大！」黃蘇萊用手比了一比。「你去看嘛！一眼就可找着他的名字。」黃蘇萊要拉我出去，想來她的話是真的了。

「啊！不！我不出去。」我央求着，死命握着床柱，不肯移動半步。

「怕什麼？他又不認識你！他在明裏，你在暗裏，你就是站在他面前，他也不會知道是你。就是知道了，也沒有什麼可怕的……」

不管黃蘇萊怎麼慫恿，我只是一個不理睬，打定主意不出去。這沒有別的緣故，只是想着自己已見不得人的醜小鴨。如果徐大鵬和我認識在先，交往在後，我會毫不在乎的和他來往。如果徐大鵬和我雖沒有見過面，但他並不存心認我

作他的女朋友，只是要我做一個嚮導，我也會自自然然的接待他，帶他參觀。但是，如今，一切不是那麼一回事。我既不願自己出醜，也不願徐大鵬失望。只好避不見面，不了了之。

想想看，當一個男人在你後面，看到你苗條細緻的身材，被吸引着大踏步超過你的前面，再轉頭來看你時，發現你是一個斑剝的麻臉姑娘，他那失望，該有多深？而當他啞口唾沫，掉頭而去時，你心裏又是多麼難堪！今日徐大鵬之於我，亦正是如此。甚至更有過之。因為他連個影子也沒有見到過。幻想中的，比現實總會有更多的韻味和色彩。那麼見面的真實，會帶來更多的失望。更深的難堪，當是意想中事。我又何必做那椿蠢事？

黃蘇萊拖了我半天，看我執意不肯出去，也就算了。她自己是個閑不住的人，又蹦着跳着去了。下午，成績展覽會即將結束的時候，黃蘇萊又與沖沖的跑來對我說道：

「小鷄子，我看到那個徐大鵬了。我問了好多人，才知道他。他真的是穿的白色長褲，黑白條的運動衫，人好高好壯，很帥呢！你不要去看？我帶你去看，好嗎？」她一面說，一面又來拖我。

好高，好壯，很帥呢……就這樣，已經够了。我的心更怯，氣更餒，不和徐大鵬見面的意志也更堅。

成績展覽會結束了，徐大鵬也一無所獲的回去了。我覺得所有的一切，像成績展覽會的結束一樣結束了。我原本未存羅曼蒂克的希望，當然

也無所謂失望。我覺得這樣很好，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一樣。

但是，過不幾天，我又收到了徐大鵬的來信，一封厚厚的長信，他說到他曾在擁擠的人羣中，茫無頭緒的找尋我。……最後他說：他異常感謝我也曾找尋過他。他說：有人告訴他：一位女同學到處打聽他。他相信那就是我。他希望和我見面，他一直流連不返，直到最後一刻，他再不能不走，他再不能不返……

好了，這是黃蘇萊闖出來的禍。而顯然的，他已自問接的傳言中，把美麗活潑的黃蘇萊認作是我了。幻夢變成「真實」，「真實比幻夢更美」，而隱藏在「真實」後面的真正的真實，卻是一個見不得人的醜陋女孩。你說，我將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潑一盆冰水，告訴他真實？抑還是不聲不響不作答覆？讓他繼續做一個沒有聲息，沒有結果的美夢，放在心裏，成爲一個可恨又甜蜜的回憶？或者，我應當做點別的什麼？——無論如何，徐大鵬給我轉來幾乎失落的家書，我無意欺騙他，也無意作弄他。心中，只有無盡的感謝。但現在，我變成不是作弄他，就得欺騙他。何去何從？我將如何是好？

我沒有告訴徐大鵬我是什麼樣的人。但我告訴徐大鵬：那個千方百計打聽他的女同學不是我。——這封信一定傷了他的自尊心。因爲他一定想着我把他的來信公開展覽給大家看過，因此大家都把他當笑話一般來打聽他，看他是一個怎樣的人。他從此沒有再來信。我一方面感到我獲了解脫。另一方面，我卻感到無限的歉疚。畢業離



開學校時，我寄了一個沒有署名，沒有地址的小條給徐大鵬，向他致謝告別，便算結束了一段不是情緣的情緣。

### 升學就業兩俱空幻

有一位叫吳冰的同學，在學校裏，讀書用功，生活樸素。那時候，凡戰區來的學生，家境貧寒，學業優良的，都可以請求公費。獲得公費的學生，既不要繳學費，又供給膳宿，常時還發給一兩套衣服，吳冰自初二開始，一直是公費生，後來校長吳子我，忽然查出她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評假委員會處長吳聞天，立刻把她的公費革去，並且當眾責備她不該占去貧苦優秀學生的公費額子。吳冰哭了一場，因為沒有了公費，在穿着上也就不再有所顧忌。但在學業上，依然勤讀不輟。大家對她這種讀書精神，都很欽佩。高中卒業，離開學校後，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，只好在同學家裏兜圈子，從這個同學家住到那個同學家，最後我住到吳冰的家裏。

吳冰的家，算是所有家在重慶的同學中最闊氣的。實際上也只是一小棟木頭建造的危樓。一共三小間，都在樓上。一間做了她父親的書房和會客室，其他兩間都是臥房。房東住在樓下，廚房是和房東合用的。吳冰的父親，官做得雖然大，人卻很和氣。母親待人也很客氣。我住在她家，生活過得不錯，只是人多屋小，沒有辦法打開書來自修，加之我大姐崇專從淪陷區逃出來找姐夫，忽然斷了消息，我憂心如焚，根本也看不下書。在學校時，我原是三名保送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的學生之一。可是我心高氣傲，非要考一個

我自己喜歡的學校。所以把保送的機會放棄了。當時我志在中央大學。去考的時候，國、英、算三科，都考得不錯。算術且是滿分。只有史地和生物，忘得乾乾淨淨，尤其是高一讀的生物，攔了三年，全還給學校了，一些印象都沒有。零蛋吃定，我失敗的命運也就註定了。

考學校失敗，我無顏再在吳冰家住下去。我又開始再度流浪。並托同學們的父親為我找工作。

對於不如意的人，真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。同學們的父親，因為聽說我的畢業成績是班上第一，都願意盡力來幫助我。先是沈淑敦、沈淑均兩姐妹的父親，在鹽務總局工作，他聽說某小學缺一位教員，即忙介紹我去，誰知只差一天，那個學校已經請到了一位新教員。龔雪華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，她在畢業班惜別的話劇演出裏當女主角，演得十分成功。不過她因數理太差，致影響她未能與我們一起畢業。她父親的朋友介紹她去某小學任教，她因為自己有家在後方，生活不成問題，願意把這個工作讓給我。所以在約定與校長見面之日，便讓我李代桃僵的去接洽工作。那天，她特別把她的衣服和皮鞋借給我穿，又陪同我一道到那個學校去。

校長是一位中年女士，她傳見我時，龔雪華便在門口站着等我。

「你能教些什麼呢？」校長在問過我姓名履歷後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問。

「算術、國語、常識，我都能教。」

「你會彈琴麼？你會教手工麼？你會教圖畫

唱遊麼？……」她一連串問了我好幾個問題。這是她估量着我不長於此道，故意作難我的。我已明白她的意思。她第一眼看到我，就否定了我，只是不好意思馬上拒絕。不過我爲着攀求一小點希望，我仍一一回答她：

「我不會彈琴，但教唱歌，還勉強可行。手工圖畫，也馬馬虎虎，可以濫竽充數。」

「好的，過一兩天我們會通知你。」

校長揮一揮手，結束了她的談話。我向她告辭出來，她的眼睛便落在龔雪華的臉上打轉。

第二天，一切便揭曉了。那校長不願任用我，但她願意任用那位陪同我一道去的不知姓名的女孩——龔雪華。龔雪華想解決我的困難，特意把她的工作機會讓給我，但她要讓給我的工作仍落到她身上。其原因，人人明白：龔雪華是一隻美麗的天鵝，而我祇是一隻醜小鴨。一隻醜小鴨即使加倍的努力，也不能像天鵝那樣輕輕易易得到同等的待遇。我當時內心感到的悲哀，真是不可言喻。

### 舊友甘作籠中小鳥

龔雪華的母親是一個舊式女子，小脚，麻臉，又不認識字。但她勤勞，刻苦，一個家，全靠她一個人在撐持，才使得家永遠整潔，溫暖，並且無近慮，無遠憂。她聽說我找工作失敗的消息，爲我扼腕嘆息很久。後來龔雪華在那個小學，經那位校長的牽線拉攏，和校長的一個親戚結了婚。那個校長的親戚在那個小學當教務主任，當初校長要找一個教員，原是想一舉兩得，要給她親戚挑一個媳婦，結果終於如願以償。那個校長

的親戚教務主任，個子倒還長得高高的，可是高顴骨造成的稜形臉，一點也不好看。年齡又比龔雪華大八、九歲。從前所有死追活追，追龔雪華的男朋友，沒有一個不比他漂亮好看、年輕。就其中一位姓楊的男友來說：龔家與楊家原屬世交，龔雪華在高一時，姓楊的在大學先修班，每逢假日，他便來我們學校找龔雪華。傳達進來傳了話，龔雪華總是不出去見他。姓楊的便會在校門口癡站一天，呆呆的守着校門等她。那姓楊的，長得瀟灑瀟灑，一表人材。功課也不錯。可是龔雪華就是避着他。偶爾龔雪華外出，被姓楊的等到了，他便像跟屁虫一樣跟在龔雪華的後面，求着她與他講話，龔雪華總是頭也不回地逕直走自己的路，和同學談笑自若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龔雪華閃電結婚時，姓楊的還在大學念書，聽到這個消息，傷心不已，他父母只有他一個獨生子，怕他哀毀過度，傷了身體，就把他送到美國去讀書。以便變換環境，使他的創傷平服。後來究竟怎樣了局，就不得而知。龔雪華連這樣一位標準的男友都看不上眼，卻居然嫁了這位貌不驚人，才不出眾的教務主任，讓每一個看到她與她丈夫的人，都不然而然的生出鮮花插在牛屎上的感覺。這其間，這位小學校長究竟玩了什麼圈套？外人是不得而知。除了說：姻緣原是前生註定，還有什麼可解說的？

流浪期間，我曾再度造訪吳冰。想不到一向勤學，以讀書為樂，心有大志的吳冰，竟放下書本子結了婚。她的對象是川鹽銀行經理的兒子。個子很瘦小，與塊頭相當大的吳冰在一起，他那文質彬彬的樣子，反使人有弱不禁風之感。吳冰的新房是租的一個深長的通間房，一進房就是一張大梳妝台，上面放着各種考究的化妝品，房中間有一張圓桌，四張靠背椅，是吃飯用的。最裏邊是用布幔隔起來，放蓆夢思床的臥房，廚房在外面。他們小夫妻倆，住這麼一大間房，又用了一個小下女，在抗戰期間，這樣的生活，真似天上人間。吳冰在這時候，整天就是坐在梳妝台前，塗塗潤膚油，擦擦胭脂粉，指甲甲蓄得長長的，塗着粉紅的蔻丹，穿着綠地在閨房中等待夫婿辦完公歸家。聽說吳冰比她夫婿大一兩歲。結婚是瞞了歲數的。她這時候的嬌模嬌樣，跟讀書時候穿粗布衣裙，自己洗衣服，自己縫鞋子時候的她，完全判若兩人。她不再讀書，也不再工作，唯一的重要事情，只是取悅於自己的丈夫。這是我們在同堂讀書時始料所不及的。吳冰待我很熱情。說實話，關在閨房中的她是够寂寞的。一個人既不讀書，又不工作，時間就變得特別長，特別難打發。而且，生活在錦繡中，沒有一個舊日的朋友看到，也有一種衣錦夜行的落漠之感。所以她看到我去看她，高興得不得了，一定要留我吃飯。吃飯的時候，她說她父親有個朋友，現任×軍副參謀長之職，如果我願意結束流浪生涯，他父親願意介紹我和他認識結婚。就不必再這樣無家可歸，到處流浪了。我當時雖仍以想讀書為辭婉謝了，心中卻異常感激。我總想：這一個念頭的起因，要不是這位副參謀長其貌不揚，正好和我匹配，就是吳冰的父親在我這醜小鴨臉上，也發現到了一點可取之處。不

論是前者或後者，他對我的憐惜關懷，我是終生不忘，始終感激的。

### 和紡織女工同生活

我寄居在龔雪華的家裏差不多兩個月，龔雪華的父親龔奎榮底朋友，介紹我到中國紡織公司去見中紡的人事室主任王逸塵先生，我送過履歷片，又和他通過數度信。我所寫的信，在我那個年紀裏，真可說是文情並茂，十分動人。龔伯父的朋友之所以肯出力幫忙，一方面由於龔伯父的請託和吹噓，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歷次看到我寫給龔伯父的信，程度不差。我和王逸塵先生通過數度信後，他便來信約我去上工。我的工作，名義上是「書記」。實際上做的工作是將工人織好的布，檢查其間跳出來的線頭，將其剪去弄平。因為不是技術工作，工錢反比女工們少。

在工場裏，棉花纖維，撲面亂飛。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下來，體力上固然感到疲倦，身體頭髮也是罩上一層厚厚的灰塵。晚上跟女工們睡在一起，一個宿舍放七、八張雙人床，每張床有一條席子，被子自己帶。女工們都是目不識丁，未進過學校。聽說我是高中畢業生，大家把我捧得上天。看到我做書記的工作，知道這工作只是名義上比她們好聽的一個比工人不如的工作，她們對我也就特別同情。晚上睡覺以前，因為白天工作帶來的一身灰塵，大家都需要打一盆水，從上洗到下，打水，需要跑一大節路，女工們常用桶去提。提來了，就叫我挽一盆。其中一位女工，原是萬縣一個小村落的人，丈夫在重慶當司機，抗戰時期的司機，是一項吃香的職業，也是一種

吃香的人物。因為交通工具少，人物流動多，物資運輸也在需要汽車來幫忙。一個司機，開一趟長途車，搭幾條「黃魚」，就够他揮霍。所以往往做司機的，在長途旅行中，處處都有藏嬌金屋。比到一般的白領階層人物，都要闊氣。曾經有一位西南聯大的校花，暑假回重慶看她的母親，開學返校時，因搭黃魚汽車在途中被司機強姦而有孕。只好銷聲匿跡的跟司機在昆明同居，誰知不久被司機的黃臉婆找上門來，大打出手，她一氣之下就離「家」出走，找到一個工作，又因上司居心不良而摔掉飯碗。後來尋死覓活，終於弄得滿天新聞。司機之闊，司機之橫，於此可見。

這位女工在家和婆婆不和，拿着丈夫寫回家信的地址，到重慶來找她丈夫，不知怎麼把那個地址給弄丟了。這位目不識丁的女工，丈夫既找不着，自己的家也回不去。兩頭的地址都沒有，要想通封信也沒有辦法。一個人流落在重慶，幸虧有一個好心人介紹她來中紡當女工，總算有了糊口之所。她一心要找個人給她寫封家信，這就找到了我。我給她把信寫好，卻沒有一個確址，除了萬縣那個地名外，其他的，她都說不上來。明知這封信寄出去有如石沉大海，不會有回音，我還是給她封好寄出去了。信封上還特別拜托郵差同志幫忙找尋那個似是而非的同音地址。這封信，給這位女工帶來無限希望。她在打水這些出力的事上，也就對我特別賣好。

女工中，也有幾個很漂亮。她們雖在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後，仍要洗洗弄弄，睡前還要捲捲頭髮。總弄得清清爽爽，漂漂亮亮的。我在她

們的一羣中，一直被認為高她們一等的。她們都覺得我太委屈了，我心中卻巴巴的羨慕她們：寧可不認識一個字，卻是無思無想，無所憂慮地照照鏡子，顧影自憐，或受人欣賞。我心太高，因此我常常生活在現實的失望中。而在女工們的憐恤中，自憐之心也更深。一個人，自以為老天不平，使自己受了委屈，在現實生活中也就更外的怨天怨地怨無人。於是我的日記本上，寫滿了牢騷，給別人的信，筆頭子上也不免帶着淒淒涼涼的一份無病呻吟。

我自進入中國紡織公司工作，和王逸塵先生見面的機會很少。偶爾見面，他對我總是很關懷地問我習慣不習慣這兒的生活？王逸塵，該有四十多歲了吧？和藹，穩重，個子中等，頭頂微禿，但有一份君子的瀟灑。他或許間接自龔伯父的朋友那兒聽到我消極悲觀的想法。知道我在中國紡織公司待不長久。某天，他因事要去成都，特別請我到他辦公室去對我說知此事。

「少則一禮拜，多則十天，我就會回來。」他說。說的時候，他雙眼凝注着我。很溫柔，很含蓄的。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對我說這話。他根本無須告訴我成都之行。不過我感覺到：以往，他是我的父執輩，而此刻，他像是我的平輩。

「希望你安心在這兒工作，等我回來。」他又說。

這是什麼意思呢？——等他回來？他回來以後，是不是將使有所改變？抑或使我的職位有所升遷？我不明白，但也不便問。我只能唯唯答應。

「一定啊！你要等我回來！」我自他辦公室走出來的時候，他在後面又追着叮嚀。我細味着這句話，始終想不透這句話裏的意思。

王逸塵去成都不久，我即被我大哥接到北碚去投考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的寒假招生。原來我大哥也來到了重慶，後來去立信任副教授之職，教經濟學。我流浪了一個夏天，一個秋天，在小龍坎中國紡織公司兩個月，才過了一個淒淒惶惶的新年，又被大哥迫着辭去工作，去投考立信，遭過一次失敗，這次又匆匆忙忙的在三天之中就要去考場參加考試，不免心慌。大哥一力安慰我，鼓勵我，並對我抱着很大信心，說我一定會考取。我去北碚後，立即溫習功課，三天後，參加考試過後，便靜候消息。榜還沒有發，大哥便來告訴我：說我已經被錄取了。國文是第一名（是一篇作文）。學校裏到處傳說着這一回事，我大哥很引為榮。我自己卻不覺得有什麼高興，因學會計並非我的理想。我給王逸塵先生去了一封告別信，他沒有給我回信，我此後也沒有再見過他。但他那「一定啊！你要等我回來。」的話，一直給我許多溫暖的幻想。使我一直將他在心底引為知己。

訂正：• 上期（一二八期）二十四頁第一段倒數第五行目的地漢口轉武昌應為武昌轉漢口，第二段倒數第九行車達漢口應為車達武昌，第八行應為還有僅够渡江至漢口的一小點錢，經讀者王世根先生等來函指正，謹此致謝。